



总第221期

B1版

文化简讯

屈效东新闻作品研讨会在宁陵召开

本报讯（记者 李军祥）8月7日，宁陵县委宣传部召开屈效东新闻作品研讨会。市直新闻媒体工作者、市作家协会成员及宁陵县新闻工作者数十人参加了研讨会，与会者对屈效东几十年来笔耕不辍，积极从事新闻写作给予高度评价。

屈效东是宁陵县阳驿乡焦林坡村人，靠自学成才，先后出版了《铮言集》、《丑妻是宝》、《小草》3本专著，现在是该县唯一的农民主协常委。他严格履行民主监督职责，积极参政议政，为百姓鼓与呼，为人民办实事。工作之余，他坚持身在基层一线，与“小人物”打交道，坚守一个农民新闻工作者的精神家园，他的新闻作品语言鲜活，风格独特，他的多篇新闻作品获中央、省、市新闻奖，是名副其实的“农民记者”。

与会者一致认为，屈效东的新闻作品有以下几个特点：一是小问题，大道理。他的每一篇新闻作品都是从小问题入手，让读者明晰大道理，从小事情中让读者知道大方向。二是小细节，大世界。他的每一篇新闻作品都是以微小的生活细节，展示五彩缤纷的新世界、新生活。三是小人物，大视野。他的每一篇新闻作品都是写的乡亲们、邻里们、农民兄弟朋友们，读后给人以亲切感、真实感。

柘城文化研究会开展活动聚人心

本报讯（王海涛）近日，来自省直、市直单位的几十名柘城籍人士再次相聚，共同庆祝柘城文化研究会成立一周年，为进一步开展柘城文化研究出谋划策。

柘城文化研究会自去年7月成立以来，先后组织开展了四次有关柘城文化的研讨、调研活动，并派代表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炎帝朱襄氏文化学术研讨会，发展了一批会员和会员单位，先后有河南博雅文化集团、北京豫宝集团、河南泽华有限公司、山东圣光集团等知名企业加盟。通过开展活动，团结了一大批柘城籍成功人士，并把深入挖掘研讨柘城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作为目标，积极对外宣传柘城、宣传商丘。

编辑 蔡明慧

E-mail:shqcmh@126.com

文化观点

文学需要支持

——从夏邑县支持作家出版作品说起

□ 释然

前几天，夏邑文友王书生打来电话，说他们三个人的出版费用补助已经落实，从他的话语里我可以想到电话那端喜悦的表情和感激的心情。他又说，县委县政府对文学的支持，使我们几个人的创作劲头更大了。李德文已经开始构思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作品，谢光玺表示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文学创作上，书生他自己准备出版两部文学作品。

放下电话，我心里便涌起很多的话来，文学的事业的确需要大力支持，而且一支持，效果端的不一般。慢说他们三位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和文学潜能得到更好的激发，这又可能是一个文化发展契机，将会激发夏邑县更多作家的创作积极性，促进文学事业的繁荣，以致全县文化建设出现一个新的局面。我想这应该是一种效应，权且叫做支持效应，有“蝴蝶效应”的意味。意思是说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，只要积极推进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将会产生轰动效应。

单就夏邑县补助作家出版作品这件事情来说，还应从去年说起。作家李德文曾在夏邑县文化馆工作多年，还编过文学杂志，退休以后集中精力做文学事业，创作出一部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作品。书稿投到几家出版社之后，人家都表示，作品已经达到出版水平，但要交出版费用。昂贵的

出版费用令李德文望而却步。正为此事苦恼不已的时候，他听说市作协正在组织出版“商丘作家文库”，便与我联系想加入这个系列。“商丘作家文库”的出版费用虽然较低，但也要作者有一定的投入。李德文平时的积蓄甚少，原先因为出版的事情和老伴曾经闹过矛盾，这一次，出版长篇小说的事情又显得有些举步维艰。

我也在为李德文着急。可是，作为市作协主席我不能坐视不闻，应该积极为商丘的作家完成一桩心愿。这时候，我又听说王书生和谢光玺也准备出版文学作品。于是，今年6月25日我去了夏邑。我和李德文、王书生、谢光玺，他们三位作家带着各自的打印书稿，一起去向夏邑县委书记、县长梁万涛汇报。梁万涛老弟看到夏邑县的文学创作有如此成果，高兴得喜笑颜开，当即表示予以支持。并鼓励作家们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。

就文学的现状来看，虽然创作的水平在不断提升，甚至不少作家硕果累累，在海内外产生不同凡响，但还是有人认为文学处于低谷。因为文学很难赚到钱，不像这展那展赚得丰厚的润格，所以便不被一些人重视。历史上很多作家穷困潦倒，现在的很多作家靠创作也很难致富。可是，优秀的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提升人类的精神，丰富人

类的思想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展。不但很多作家在坚守这项高尚的事业，而且每年又有很多人加入作家的行列，他们的心灵深处在守望着精神的家园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文学的价值不能用金钱来衡量，更不能用金钱来代替，金钱和文学不能划等号。如果把文学混同于金钱，其实是在贬低人类文明中的精神力量，人的生命价值就会滑向世俗的泥淖。具体点说，文学是一种母体性艺术，对于一个地方其他艺术形式的发展和提升，对于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文化建设的发展，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对于一个地方的人文素质的提高和文化氛围的形成，也都起着较大的作用。反过来，一个地方的文学创作如果是沉寂的，无人问津的，我们可去实地考察，那么这个地方的文化活力很可能让人感到失望。

所以，文学需要支持。

从夏邑县支持作家出版作品想到了“蝴蝶效应”，进而我又想，各县区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出版补助的机制呢？投入一点微少的资金，就可激发一个地方的文化活力，我们何乐而不为呢？

人们通常说，文化是一种软实力，而这种软实力所彰显的却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，一个地方文明发展的积极向上的力量。

作品赏析

思接古今意纵横

——推介袁正建的杂文随笔集《郑剑出鞘》

□ 杨石



五年间，他如何在新闻与文学之间游走，撷取了哪些多彩的浪花？新近出版的“商丘作家文库”系列之一的随笔集《郑剑出鞘》对此作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。

自2009年5月以来，商丘日报主任编辑、河南省杂文学会会员、市作协理事和市杂文学会副秘书长袁正建（现为秘书长），凭着心系天下的情怀，凭着锲而不舍的追求，凭着好学不倦的精神，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，根据“郑剑出鞘”专栏的定位，坚持每周写一篇随笔，累计达200余篇。如今将其汇集成新闻性、文学性、批判性于一炉的《郑剑出鞘》，实在难能可贵，值得品味，值得激赏。

关注民生，笔端凝聚浓浓爱意

随笔是散文的一种，是有情之物。随笔的情感抒发，要合民心顺民意。只有牢记共产党的宗旨，不忘做人的根本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和人民群众同呼吸、共命运，才能想群众之所想，急群众之所急，言群众之所言，也只有如此，才会其情愈浓，抒发愈切，感人愈深。

作者的笔触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衣食住行，婚丧嫁娶，生老病死，亲朋儿女，社会自然，天上人间，古今中外，现实虚幻……不管是一鳞半爪，也不管是鸡零狗碎，只要涉及民生，皆可倾情成篇。《唤一声“清洁”，咋就那么难》，陈述群众喝清洁的水、吃清洁的食品、呼吸清洁的空气之不易；《医院走廊下》，写个人在省城一家大医院挂号排长队时的所见所闻，发出群众在大医院看病何以为难的质问；《想一想这个留守儿童》，发出群众、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呼吁；《微公益，考量我们的爱心》，阐述捐款透明之必要，鼓励更多的人伸出援手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和谐；《王天定的定力》，热情为敬业爱岗、埋头苦干、不计名利的人唱了一曲赞歌；《今天你环保了吗》，提醒人们珍惜我们的生存环境，建设生态文明要从自身做起；《阿Q曾是富几代》，为某些只知飙车、炫富的富二代敲响一记警钟。

针砭时弊，字句化作带刺玫瑰

诚然，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美好，但谁也不否认，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下，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，却总有那么不美好的东西冒出来，总有那么令人愤怒的东西冒出来。于是“郑剑出鞘”，剑指时弊。

《郑剑出鞘》作品集中的随笔，既不是投枪，也不是匕首，而是带刺的玫瑰。没有金刚怒目，却是绵里藏针，具有晨钟暮鼓的作用。《诗人，你想说什么》，针对《诗刊》推出的五位大学生的19首新诗提出善意的批评：一是这些诗作没有走出“象牙塔”；二是意象重叠让读者宛如雾里看花；三是句子破碎、生拉硬扯，新诗岂能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？同时质疑《诗刊》，欲把新诗创作之路引向何方？《“算你狠”与“逗你玩”》，对大蒜和豆类价格暴涨进行调侃，反映群众的不满与无奈，对政府有关部门的作为不力提出批评。《“御品”泛滥疑似封建病毒》，毫不客气地指出，“御品”泛滥折射了金钱至上的陈腐意识，是封建主义余毒的反映，可谓入木三分。《不规范的广告词令得我牙疼》，将一些广告词中生编硬造、乱用谐音的现象予以曝光，揭穿其目的是忽悠读者，大赚其钱，其危害是玷污文化、贻害后代。小处着手，小题大做，小中见大，弹无虚发，矢中的，从而使随笔有了批判元素。如若不然，何必设立“郑剑出鞘”专栏呢？

独具慧眼，喉舌发出特别声音

出新，是随笔的灵魂。知识积累越广博，社会经验越丰富，生活感受越深刻，理性思考越细致，其见解也越新颖、越独到。

胆识过人，挑战权威，见人之所未见，发人之所未发，是《郑剑出鞘》的突出特色。《没来的请举手》，针对《大河报》一篇新闻的标题“为啥不来开会？没来的市长要说清楚”提出质疑，人没来，怎么能说清楚？这等于“没来的请举手”一样可笑。《省长的好意与记者的无奈》，与山东省长让官员扮作记者下基层的提法商榷，只看到了记者能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一面，而忽略了记者的无奈的另一面。《冤案审判法院有功》是一种狡辩》，直言不讳地对最高院一位常务副院长文章中的偏颇之处提出批评。《奖状背面印广告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》，与新华社播发的“新华调查”叫板，指出没有生活在社会以外的学校，也没有生活在空中的学生，学生、家长、老师谁不在广告中生活？就不要对一件奖状背面印广告的小事横加指责了。《养生怪论与天气预报》，针对大骗子张悟本被揭穿之后，养生专家被一概否定的状态，提出“既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，也不要将所有的养生学说踩在脚下”的观点，主张理性分析，运用之妙，存乎“已”心……当然，亦有少数文章的观点并不那么独特。

贴近文学，匠心独运情趣横生

倘若随笔缺失文学味，读起来就如同嚼蜡，索然无味。只有有机融入文学元素，随笔才能情趣横生，耐人品读。正如清代郑燮所言：“意在笔先者，定则也；趣在法外者，化机也。”意谓创作既要在下笔之初立意，又要有变化无穷之妙。《郑剑出鞘》中的作品之所以招人青睐，也正在于此。《让我们减肥吧》、《叫你老师傅的那个人，进去了》均获得河南省报纸副刊作品二等奖，便是明证。

不少文章的标题格外醒目，抓人眼球。比如《副县长搓澡工》、《专家告了“现汉六”》、《“辛弃疾”综合征》、《你比得了陶渊明？》、《造些街道带拉链》、《绕不过“官话”这道坎》、《词语的面团》、《人生难得一只鸡》……

谋篇联想丰富，行文跌宕起伏。《浮云又是神马》，先引用费翔等明星唱的歌词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”，接着点出“浮云”的比喻意义，然后提到孔子关于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的名言，进而想到李白的“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”的诗句，对网络语“神马”（什么）进行了解读与扩展，增强了可读性。《内塔尼亚“胡说”》，以一则笑话为由头，自然而然地探究了“胡说”及“胡说八道”的来历，在笑声中批评了不懂一般常识的人。

“引而不发，跃如也。”（孟子语）幽默、含蓄是《郑剑出鞘》的语言风格。《“万亩”改“万顷”的猜想》写道：一字之差，将梨园的面积扩大100倍，那气魄那景象不禁让人想起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的口号，同时也知道了为什么牛越来越少的原因——吹牛把牛吹死了。这里对浮夸风冷嘲热讽得何等辛辣啊！《看客心态》写道：“为了能够看到中国足球队获得世界冠军，让我们长寿吧！”这里狠狠地幽了中国足球一默。《察言观色是一种学问》，由某办公室副主任发言不会察言观色而受惩处，联想到善于察言观色的苏格兰牧羊犬，调侃地劝诫像胡佐军一样的“不识时务者”，真该向牧羊犬学习。这是对官场的不良生存状态的绝妙讽刺。其弦外之音，耐人寻味。（作者为著名作家，资深报人，河南省杂文学会常务理事，商丘市杂文学会名誉会长）

历史文化

济阳考城地望考析

□ 柳文泉

济阳考城是指两晋（西晋、东晋）时期的济阳郡考城县。

济阳古称武父城；秦置济阳县，因城位居济水之阳而得名；汉时武帝建有行宫，称济阳宫，光武帝刘秀诞生于此。《水经注·济水》曰：“济水又东迳济阳县故城南，故武父城也，城在济水之阳，故以为名，王莽改之曰济前者也。光武生济阳宫，光明照室，即其处也。”《东观汉记》曰：“光武以建平元年生于济阳县。是岁，有嘉禾生，一茎九穗，大于凡禾，县界大熟，因名曰秀。”

西晋惠帝时（290—306年），分陈留郡置济阳郡，治所在济阳县，领济阳、考城诸县，方有济阳郡考城县之说。济阳郡所辖区域相当于今河南省兰考县东部、民权县大部以及山东省东明县南境一带，北魏时济阳郡被废，因黄河决口，济阳城毁于水。关于济阳县的地望，《元和郡县志》载：“济阳故城在（冤句）县西南五十里”（冤句，古地名，旧址在今山东省曹县西约四十五里）。《辞海》载：“济阳古县名，治所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北”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标注：“（济阳）在今兰考县东偏北约20公里”。

考城县历史悠久，古称戴国，春秋早期，被郑国所灭。《左传·隐公十年》：“宋人、蔡人、卫人伐戴，郑伯伐取之。”后为宋国属地，更名为谷城。秦置谷县，汉初改称蓄县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曰：“（考城）秦之谷县也。后汉兵起，邑多灾年，故改曰蓄县。王莽更名嘉谷。汉章帝东巡过县，诏曰：‘陈留蓄县，其名不善。其改蓄县曰考城。’”

考城地濒黄河，迭遭水患，县治数次迁徙，自金宋以来，就先后六迁。金兴定四年（1220年），迁贺丘（今民权县王桥集附近）；明朝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年），徙江墓店（今民权县程庄境内）；明正统二年（1437年），徙今民权县北关镇南；清朝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，迁今兰考县张君墓镇；1954年，兰封、考城合并，治所迁至兰封，即为现在的兰考县城。

考城地濒黄河，迭遭水患，县治数次迁徙，自金宋以来，就先后六迁。金兴定四年（1220年），迁贺丘（今民权县王桥集附近）；明朝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年），徙江墓店（今民权县程庄境内）；明正统二年（1437年），徙今民权县北关镇南；清朝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，迁今兰考县张君墓镇；1954年，兰封、考城合并，治所迁至兰封，即为现在的兰考县城。

考城地濒黄河，迭遭水患，县治数次迁徙，自金宋以来，就先后六迁。金兴定四年（1220年），迁贺丘（今民权县王桥集附近）；明朝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年），徙江墓店（今民权县程庄境内）；明正统二年（1437年），徙今民权县北关镇南；清朝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，迁今兰考县张君墓镇；1954年，兰封、考城合并，治所迁至兰封，即为现在的兰考县城。

考城自东汉建初八年（83年）得名，至1954年消失，总共存在1871年。而两晋时期的济阳郡考城

县，自晋惠帝置济阳郡，领考城县，至济阳郡被废，也就百年左右的时间。东晋及南北朝，济阳考城名士辈出，声名远扬。《归德府志·人物略·谨按》曰：“南北朝时，考城江、蔡二氏，蝉翼交映，台袞相袭，勒名帝筹藉，庆流子孙，斯为盛矣。而人才辈出，累世列于史传，尤世所仅限也。”东晋名臣蔡谟以及南北朝时期的江淹、蔡廓、蔡兴宗、蔡景历等都是济阳考城人，永嘉之乱，衣冠南渡，蔡、江两族开创并演绎了考城人的辉煌。至今，南迁济阳蔡氏后人都以蔡谟为南渡鼻祖，济阳为堂号（亦称郡号），考城为老家。千百年来，伴随着移民后裔的广泛流动，济阳考城名播海内外。

那么，两晋济阳考城地望何在呢？唐《括地志》曰：“葵丘在曹州考城县东南一百五十步，即桓公会盟处。”《左传·僖公九年》载：“秋，齐侯（桓公）盟诸会于葵丘。”葵丘与考城如此相近，故《考城县志》云：“考城，古之葵丘也。”经当地文物部门考证，唐代之前的考城遗址在今民权县林七水库附近。林七水库是黄河改道后，故道上形成的東西长带状大面积水域，该水库与下游的吴屯水库相连，林七乡在其中间位置，西距民权县16公里，东距商丘市约38公里。水库北岸、林七乡西南三里处，有一古老集市，称“旧县集”，为古考城遗存，旧县集东南不远处即是葵丘会盟遗址，与史料记载基本吻合。明崇祯年间考城知县杨启元有诗云：“霸业消沉有岁年，会盟台上草芊芊，居人漫说葵丘事，一带孤城野水边。”

济阳考城位居黄河要冲，屡遭水患侵袭，城池早已不存，但它仍然留下了许多许多……那段尘封的历史，那份氏族的辉煌，那种血缘的情结，那条难忘的祖根，那些说不完讲不尽的黄河故事……所有这些，都是济阳考城后人们抹不去的丝丝乡愁。